

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

中華書局



杜詩詳注

第四冊

中國古典文學名著叢書

卷一百一十五

杜詩詳注

卷一百一十五

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

杜詩詳注

第四冊

〔唐〕杜甫撰
〔清〕仇兆鰲注

中華書局

杜詩詳注卷之十一

嚴中丞枉駕見過

平聲

盧氏編在奉酬嚴公之後，今從之。

趙曰：公自注云：嚴自東川除西川，勅令都節制。則是未

合爲一道時，故稱爲中丞，當是寶應元年權令兩川都節制時作。若廣德二年，武再尹成都時，

公已入幕府，不應有張翰、管寧之語。

盧注：至德二載，上皇還京，分劍南東、西兩川，各置節

度，是兩川始分也。寶應元年，嚴武爲東川節度，更除西川，權攝東川，此詩所謂川合東西也。

是年，公《說旱》云：請管内東西，各遣一使。其時尚分而未合，故各遣耳。六月，嚴武被召還

朝，西川節度高適代之，東川節度虛懸，以章彝爲留後。至廣德二年正月，東西兩川始合爲一

道，以黃門侍郎嚴武爲節度。趙注應爲可據。

元戎小隊出郊坰○，問柳尋花到野亭。川合東西瞻使去聲節，地分南北任流一作孤萍○。
扁舟不獨如張翰③，皂一作白帽還應平聲。一作應兼似管寧④。寂寞一云今日江天雲霧裏

⑤何人道去聲有少去聲微星⑥。上四叙嚴公見過，下四感見過之意。兩川使節，承元戎。南北流萍，承野亭。張翰、管寧，比流萍之迹。江天星隱，喜使節之過。下截仍屬分承，而末用反結，意更深長。《杜臆》：翰棄官而寧避世，故有不獨、應兼之別。少微星，公自比。

①《詩》：元戎十乘。注：元，大也，謂戎車也。生注：小隊簡於騎從，足見其風趣。邵注：野外謂郊，郊外謂林，林外謂垌。

②公自長安至蜀，乃自北而南。鄭玄《戒子書》：黃巾爲害，萍浮南北，復歸邦鄉。

③《晉書》：張翰，字季鷹。賀循入洛，經吳閶門，於船中彈琴。翰就循言談，相欽悅曰：「吾亦有事北京。」便同載而去。

④《魏志》：管寧，字幼安。徵命不就，居海上。常着皂帽、布襦袴、布裙，隨時單複。

⑤謝莊詩：霧罷江天分。

⑥少微星，見《史記·天官書》。《隋志》：少微四星，在太微西，士大夫之位也。一名處士星，明黃則處士舉。庾信《哀江南賦》：少微真人，天山逸民。階庭空谷，門巷蒲輪。

遭田父泥^{去聲}飲美嚴中丞

柔言索物曰泥，飲，謂強留使飲，即詩所云「欲起時被肘」也。《杜臆》：美中丞，指田父之言，

非公美之也。鶴曰：此當是寶應元年春社作。詩云「拾遺能住否」，是未爲參謀時也。若在

廣德二年，當奏爲參謀矣。又曰：《舊史·嚴武傳》：既改長安，以武爲京兆少尹，兼御史中丞。以史思明阻兵，不之官，出爲綿州刺史，兼劍南東西節度使，兼御史中丞。東川節度治梓州。上皇詔合西川爲一道，拜成都尹，兼御史大夫。今日嚴中丞，則是未爲大夫時所作。集中有與嚴中丞、嚴大夫、嚴侍御、嚴鄭公諸題，先後可辨也。

步履悉協切隨春風①，村村自花柳②。田翁逼社日③，邀我嘗春酒④。記田父邀飲之由。

①王禹偁曰：屨，草履也。《宋書》：袁粲爲丹陽尹，嘗步履白楊郊野，遇士大夫，便呼與酣飲。

②何遜聯句：復看花柳枝。

③《月令》：擇元日，命民社。鄭注：祀社以祈農祥。元日，謂近春分前後戊日。元，吉也。

④《詩》：爲此春酒，以介眉壽。

酒酣誇新尹，畜眼未見有。迴頭指大男，渠是弓弩手。名在飛騎去聲籍①，長番歲時久②。前日放營農③，辛苦救衰朽。差科死則已④，誓不舉家走。此田父頌美嚴公，叙事而兼述言。放農救親，上以仁逮下。差科不避，下以義報上也。

①曹植《白馬篇》：名編壯士籍。《唐書·兵志》：擇材勇者爲番頭，習弩射。又有羽林軍飛騎，亦

習弩。

②遠注：舊兵一萬五千，分爲六番，以次更代。今日長番，長在籍，無更代也。

③放營農，放回務農也。

④雜色差科，在長番之外者。

今年大作社①，拾遺能住否？叫婦開大瓶，盆中爲去聲吾取此苟切。感此氣揚揚②，須知

風化首③。語多雖雜亂④，說尹終在口。此田父款留公飲，述言而兼敘事。感其意氣之慤，而

推本風化之自，仍歸美於新尹也。

①《左傳》：子產爲火故大爲社，被襁於四方。

②《晏嬰傳》：意氣揚揚，甚自得也。

③後漢劉愷議：刺史，一州之表，二千石，千里之師，職在辯章百姓，宣美風化。王洙曰：郡守、縣令，風化之首。

④陶潛詩：父老雜亂言，觴酌失行次。

朝來偶然出，自卯將及酉。久客惜人情，如何拒鄰叟。高聲索先側切果栗，欲起時被去聲

肘①。指揮過無禮，未覺村野醜②。月出遮我留，仍嗔問升斗③。此詳叙泥飲始末，見田父真

率情貺。《杜臆》：公詩「田父邀皆去」，此章可證。其寫出村人口角，樸野氣象，儼然如畫。張遠

注：「久客惜人情」，言客久而人情之厚，更爲可惜。此章起段四句，中間八句，次末二段各十句。

①《史記》：魏桓子肘韓康子於車上。

②王洙曰：田父舉止無度，不可責以禮法。

③黃希曰：晉陸納謂桓溫曰：「明公近云飲酒三升，納正可三升，今有一斗，以備杯酌餘瀝。」

盧元昌曰：蜀自上皇還京後，分劍南爲兩節度，百姓罷於調遣。西山三城，又列戍焉，蜀民籍爲軍者，無寧歲矣。上元三年，段子璋反，將士大掠。蜀民既苦寇，又苦兵。讀公《枯櫓》等詩曰：「傷時苦軍乏，一物官盡取。嗟爾江漢人，生成亦何有。」蜀民長番不已，差科不息，安得營農而作社乎。嚴武鎮蜀，兩川兼攝，蜀民始稍甦息。公是年《說旱》云：「自中丞下車，軍郡之政，罷弊之俗，已下手開濟矣。合之此詩，嚴吏治精能，蜀民休息，大略可見。又本傳載公住浣花里，好與田畯野老相狎蕩。此詩既曰「邀我嘗春酒」，再曰「拾遺能住否」，又曰「盆中爲吾取」，「欲起時被肘」。狎蕩之態，又可想見矣。」

劉會孟曰：杜詩：「問事競挽鬚，誰能即嗔喝。」欲起時被肘，仍嗔問升斗。」此等語，併聲音笑貌，彷彿盡之。

郝敬仲與曰：此詩情景意象，妙解入神。口所不能傳者，宛轉筆端，如虛谷答響，字字停勻。野老留客，與田家樸直之致，無不生活。昔人稱其爲詩史，正使班馬記事，未必如此親切。千百世下，讀者無不絕倒。

奉和_{去聲}嚴中丞西城晚眺十韻

鶴注：史謂上元二年建丑月，以武爲成都尹。而此詩作於寶應元年之春。

汲黯匡君切①，廉頗出將去聲頗②。直詞才不世③，雄略動一作用如神④。政簡移風速⑤，詩清立意新⑥。從中丞叙起。汲黯匡君，嚴昔爲諫官。廉頗出將，今再爲節度。直詞，故能匡君。雄略，故堪出將。節鎮本係府尹，故其政簡。武將而具文才，故其詩清。

①《漢書》：汲黯，字長孺。武帝召爲大中大夫，數切諫。

②《史記》：廉頗者，趙之良將也。伐齊，大破之，取晉陽。拜爲上卿，以勇氣聞於諸侯。

③《漢書·杜周傳》：朱博，忠信勇猛，材略不世出。

④孫權曰：「公瑾雄略過人。」

⑤《史記》：太公至國修政，因其俗，簡其禮。《漢·王章傳贊》：韓延壽厲善，所居移風。

⑥《呂氏童蒙訓》：「詩清立意新」，此是作詩用力處，蓋不可循習陳言，只規摹舊作也。《南史》：

徐陵多變舊體，有新意。

層城臨暇一作媚景，絕域望餘春。旂尾蛟龍會①，樓頭燕雀馴②。地平江動蜀③，天闊樹浮秦。此西城晚眺。暇景餘春，城西晚景。旂尾樓頭，城上近景。地平天闊，城外遠景。《杜臆》：

地平天闊一聯，乃詩家著神處。黃生注：動字，寫洶湧之狀。浮字，寫縹緲之意。蛟龍、燕雀，虛實借對，與《早朝》詩龍蛇、燕雀相同。

①《爾雅》：有鈴曰旂。注：懸鈴於竿頭，畫蛟龍於旒。

②《書》：地平天成。

帝念深分閫①，軍須遠去聲算緡②。花羅封蛺蝶，瑞錦送麒麟③。辭第輪高義④，觀圖憶古人⑤。征南多興去聲緒⑥，事業闇相親。此叙主眷而望立功也。分閫二句，見朝廷所倚。封

羅二句，見恩賜特隆。辭第，言不顧身家。觀圖，言留心邊事。征南事業，欲其安攘以報國。此章前二段各六句，末段八句收。

①《書》：帝其念哉。《前漢·馮唐傳》：古者命將，跪而推轂曰：「閫以外，將軍制之。」

②《通鑑》：石虎制：征士五人，出車一乘，牛二頭，米十五斛，絹十疋，民至鬻子以供軍須。《漢書》：元狩四年，初算緡錢。李斐曰：緡，絲也。以貫錢，一貫千錢，出稅二十。遠注：遠算緡，謂不事科斂也。

③蛺蝶、麒麟，羅錦所繡者，承上帝念來，故知爲所賜之物。舊注謂嚴公以此入貢，非也。《宋書》：王方慶遷廣州都督，議者謂治廣未有如方慶者，號第一，詔賜瑞錦雜彩，以著善政。《唐書》：代宗詔曰：「所織盤龍、對鳳、麒麟、獅子等錦綺，並宜禁。」

④《霍去病傳》：上爲治第，令視之。對曰：「匈奴未滅，何以家爲。」

⑤晉裴秀《禹貢九州地域圖序》：文皇帝乃命有司，撰吳蜀地圖。蜀土既定，六軍所經地域遠近，山川險易，征路迂直，校驗圖記，罔有或差。此所謂憶古人也。朱注：公有《同嚴公詠蜀道畫圖》詩，又《八哀》詩云：「堂上指畫圖。」所謂「觀圖憶古人」者，蓋實事也。舊引雲臺畫圖事，不切。吳注：《張延壽傳》：千秋口對兵事，畫地成圖。

⑥杜征南，係公始祖，故用以贈嚴。

胡應麟曰：杜詩用事，門目甚多，姑舉人名一類。如「清新庾開府，俊逸鮑參軍」，正用者也。「聰明過管輅，尺牘倒陳遵」，反用者也。「謝氏登山屐，陶公漉酒巾」，明用者也。「伏柱聞周史，乘槎似漢臣」，暗用者也。「舉天悲富駱，近代惜盧王」，並用者也。「高岑殊緩步，沈鮑得同行」，單用者也。「汲黯匡君切，廉頗出將頻」，分用者也。「共傳收庾信，不比得陳琳」，串用者也。至「對棋陪謝傅，把劍覓徐君」，「侍臣雙宋玉，戰策兩穰苴」，「飄零神女雨，斷續楚王風」，「晉室丹陽尹，公孫白帝城」，鍛煉精奇，含蓄深遠，迥出前代矣。

杜詩佳句，如「地卑荒野大，天遠暮江遲」，與「地闊峨眉晚，天高峴首春」，工力相敵。若「地平江動蜀，天闊樹浮秦」，更足函蓋乾坤。王介甫「地蟠三楚大，天入五湖低」，雄渾何減少陵。

中丞嚴公雨中垂寄見憶一絕奉答二絕

鶴注：此寶應元年建巳月得雨時作。

雨映行宮一作官，一作雲，非是辱贈詩①，元戎肯赴野人期。一云欲動野人知。江邊老病雖無力，強區兩切擬晴天理釣絲②。首章，從雨中說起，據來詩而答之。晴理釣絲，畜魚待赴也。

○《通鑑》：玄宗離蜀，以所居行宮爲道士觀。《杜詩博議》：《舊書·崔寧傳》：初天寶中，鮮于仲通常建一使院，甚華麗。玄宗幸蜀，常居之，因爲道觀，寫帝御容，置之正室。郭英乂奏請舊院爲軍營，乃移去御容自居之。朱云：此即玄宗行宮，當在成都城內，有謂近萬里橋者，非也。謝瞻詩：楊鑾戾行宮。

○《詩》：其釣維何，維絲伊緡。

其二

何日雨晴雲出溪，白沙青石洗一作先無泥。只須伐竹開荒徑，倚一作拄杖穿花聽馬嘶一作鳥啼。次章，承晴天說人，望嚴公枉過也。路不沮泥，見馬蹄可至。

謝嚴中丞送青城山道士乳酒一瓶

黃鶴編在寶應元年。

山瓶乳酒下去聲青雲○，氣味濃香幸見分。鳴鞭走送憐漁父○，洗盞開嘗對馬軍○。此爲送酒而致申謝。漁父，公自謂。馬軍，即走送者。原注：軍州謂驅使騎爲馬軍。

○楊慎曰：《孝經緯》：酒者，乳也。張率《對酒》詩：如花良可貴，似乳更堪珍。此詩乳酒本之。

②謝靈運詩：鳴鞭適大阿。憐漁父，用《楚詞》人醉我醒意。

③盧注：末句暗用羊祜飲陸抗酒事。

三絕句

鶴注：此是寶應元年作，蓋筍生無數，必是斷手寶應之歲也。

楸一作春樹馨香倚釣磯①，斬新花蕊未應平聲飛②。不如醉裏風吹一云春風盡，何一作可忍醒時雨打稀。此詠楸花也。一見花開，旋憂花落，有《莊子》方生方死意。盧注：宋無名氏《鷓鴣

天》詞：「不如飲待奴先睡，圖得不知郎去時。」語意藍本於此。

①《爾雅》：椅梓。郭璞注：即楸也。陸璣《詩疏》：楸之疏理白色而生子者爲梓。《本草圖經》：梓木似桐而葉小花紫。

②《傳燈錄》：洛浦在夾山做典座三年，吃百頓棒。後來大悟，曰：「斬新日月，特地乾坤。」

其二

門外鷓鴣去一作久不來，沙頭忽見眼相猜①。自今已後知人意，一日須來一百迴。此咏鷓鴣也。物本異類，視若同群，有《列子》海翁狎鷗意。

○周弘正《鬪鷄》詩：少壯摧雄敵，眄視生猜忌。此猜字所本。

其三

無數春筍滿林生，柴門密掩斷人行。會須上番毛晃《增韻》讀甫患切看平聲成竹○，客至從嗔不出迎。此詠春筍也。杜門謝人，護筍成竹，有聖人對時育物意。《杜臆》：種竹家，初番出者壯大，養以成竹。後出漸小，則取食之。胡夏客曰：因王子猷看竹不問主，遂翻爲主不迎客，用意亦巧。看，看守也。從嗔，任其瞋怒也。

○趙注：上番，乃川語。《猗覺寮雜記》：杜詩：「會須上番看成竹。」元詩：「飛舞先春雪，因依上番梅。」俱用上番字，則上番不獨爲竹也。韓退之《筍》詩：「且嘆高無數，庸知上幾番。」又作平聲押。朱注：斬新、上番，皆唐人方言。獨孤及詩：「舊日霜毛一番新。」亦讀去聲。楊慎《丹鉛錄》：番作筴，引《易》蒼筴竹爲證。筴，去聲。

楊慎曰：楸樹三絕句，格調既高，風致又韻，真可一空唐人。

戲爲六絕句

此爲後生譏誚前賢而作，語多跌宕諷刺，故云戲也。姑依梁氏編在上元二年。

庾信文章老更成①，凌雲健筆意縱平聲橫②。今人嗤點流傳賦③，不覺前賢畏後生④。首章，推美庾信也。開府文章，老愈成格，其筆勢則凌雲超俗，其才思則縱橫出奇。後人取其流傳之賦，嗤笑而指點之，豈知前賢自有品格，未見其當畏後生也。當時庾信詩賦，與徐陵並稱，蓋齊梁間特出者。前賢，指庾公。後生，指嗤點者。

①王洙曰：庾信字子山，有盛才。文章綺麗，爲世人所尚，謂之庾體。

②《漢書》：相如奏《大人賦》：飄飄有凌雲氣。庾信《宇文順集序》：章表健筆，一付陳琳。《南

史·范蔚宗傳》：諸序論筆勢縱橫，真天下奇作。

③干寶《晉紀論》：蓋共嗤點以爲灰塵，而相詬病矣。《顏氏家訓》：先儒尚得臨文從意，何況書寫

流傳耶。《庾信傳贊》：揚子雲有言，詩人之賦麗以則，詞人之賦麗以淫。若以庾氏方之，斯又詞賦之罪人也。

④陸機《豪士賦》：仰邈前賢。後生，見《論語》。

楊慎曰：庾信之詩，爲梁之冠絕，啟唐之先鞭。史評其詩曰綺艷，杜子美稱之曰清新，又曰老成。綺艷、清新，人皆知之，而其老成，獨子美能發其妙。予嘗合而衍之曰：綺多傷質，艷多無骨，清易近薄，新易近尖。子山之詩，綺而有質，艷而有骨，清而不薄，新而不尖，所以爲老成也。若元人之詩，非不綺艷，非不清新，而乏老成。宋人詩則強作老成態度，而綺艷、清新，概未之有。若子山者，可謂兼之矣。不然，則子美何以服之如此。

其二

楊王一云王楊盧駱當時體①，輕薄爲文哂未休②。爾曹身與名俱滅③，不廢江河萬古流④。此表章楊王四子也。四公之文，當時傑出，今乃輕薄其爲文而哂笑之。豈知爾輩不久銷亡，前人則萬古長垂，如江河不廢乎。洙曰：楊炯、王勃、盧照鄰、駱賓王，以文詞齊名武后初，海內呼爲四傑。盧注謂後生自爲輕薄之文，而反譏哂前輩。今從《杜臆》。《容齋續筆》：身名俱滅，以責輕薄子。萬古不廢，謂四子之文。

①《玉泉子》：王、楊、盧、駱有文名，人議其疵，曰：楊好用古人姓名，謂之點鬼簿。駱好用數目作對，謂之算博士。

②《顏氏家訓》：自古文人，多陷輕薄。

③《世說》：殷仲堪語子弟曰：「爾曹其存之。」

④《史記》：日月以明，江河以流。

其三

縱使盧王操翰墨①，劣於漢魏近風騷②。龍文虎脊皆君馭③，歷塊過平聲都見爾曹④。承上章，言縱使盧王操筆，不如漢魏近古，但似此龍文虎脊，皆足供王者之用。若爾曹薄劣之材，試之長途，當自蹶耳，奈何輕議古人耶。縱使二字，緊注下句。劣於二字，另讀。漢魏近風騷，連讀。此本盧注。漢魏本於《離騷》，《離騷》本於《國風》，此先後原委也。錢箋謂劣於漢魏而近於風騷，誤

矣。龍文虎脊，比四子才具過人。歷塊過都，比今人未諳此道。龍虎之駿，皆見重於漢庭，故曰君馭。《杜臆》指後生爲君，非是。下文另有爾曹在也。

① 魏文帝《典論》：寄身於翰墨。

② 《宋書·謝靈運傳論》：自漢至魏，文體三變，莫不同祖風騷。《續晉陽秋》：自司馬相如、王褒、揚雄諸賢，代尚詩賦，皆體則風騷。

③ 《漢·西域傳贊》：蒲梢、龍文、魚目、汗血之馬，充於黃門。

《天馬歌》：虎脊兩，化若鬼。注：馬

毛血如虎脊者有兩也。

④ 王褒頌：過都越國，蹶若歷塊。

其四

才力應平聲難跨，或作誇數公，凡今誰是出群雄①。或看平聲翡翠蘭苕上②，未掣鯨魚碧海③。此兼承上三章，才如庾楊數公，應難跨出其上，今人亦誰是出群者。據其小巧適觀，如戲翡翠於蘭苕，豈能鉅力驚人，若掣鯨魚於碧海乎。錢箋：翡翠蘭苕，指當時研揣聲病、尋章摘句之徒。鯨魚碧海，則所謂渾涵汪洋，千彙萬狀，兼古人而有之者也。論至於是，非李杜誰足以當之。

① 《世說》：殷中軍道韓太常曰：「康伯少自標置，居然是出群器。」

② 郭璞詩：翡翠戲蘭苕，容色更相鮮。蘭苕，蘭秀也。

③ 木華《海賦》：魚則橫海之鯨。《拾遺記》：鯤魚千尺如鯨，常飛往南海。《十洲記》：扶桑東萬里，